

◆ 糜靖亚

糜文浩：牺牲在枫林桥的烈士

进入“上大” 学习马列主义

1901年9月24日，伯父糜文浩生于无锡市玉祁乡新桥镇一个贫苦的农家。大爷爷糜亮膝下有四子，文浩伯是老二。伯父从小学习非常勤奋，1915年，伯父考入了江苏省立第二甲种工业学校（后改名为苏州公立工业专门学校）应用化学科。1919年5月4日，全国爆发了五四运动，苏州的学生联合会很快成立了。5月28日，伯父参加了学联会组织的十二个甲等以上学校3000多人的游行。

五四运动后，18岁的伯父因无力继续学业，被迫离开了苏州工专，回到家乡无锡堰桥附近的胡氏小学当教员。不久，他又到曾经受到启蒙教育的无锡青城市立第七初等小学任教，并被推举为该校负责人。不久，他考进了上海邮政总局。

1923年，伯父毅然放弃了邮政总局的工作，经郑振铎介绍，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。共产党员董亦湘、徐梅坤、杨贤江、沈雁冰等10多人都在这里开展革命活动，介绍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，这对伯父的思想有着强烈的影响。当时，他住在我大伯伯糜文溶家里，即闸北西宝兴路海源坊42号。大伯伯已是共产党员，不过当时不能暴露身份。家里订有《向导》《新青年》《中国青年》等党的刊物和其他进步书刊，这些书刊成为伯父最好的精神食粮。1923年2月28日，党派董亦湘、糜文溶在无锡成立名为“青城导社”的进步团体。这是无锡最早由共产党员发起与组织的一个社团。当年春节，伯父随大伯一起由沪回家欢度春节，参

加了“青城导社”。

1923年秋，伯父离开了商务印书馆，进入了上海大学。上海大学是党早期培养革命干部的一座洪炉。邓中夏担任总务长，瞿秋白、蔡和森、恽代英、张太雷、陈望道、沈雁冰、郑振铎等担任教师。伯父进入瞿秋白主持的社会学系，有幸听过瞿秋白讲授的《现代社会学》和《社会学哲学》两门课，还听过李大钊作的《社会主义质疑》讲演。伯父在“上大”参加了部分进步学生组织的“中国孤星社”，成为最活跃的社员之一，并担任《孤星》旬刊的编辑。他在《挽救中国的第一步》论文中，郑重提出：“挽救中国的第一步是打倒帝国主义。外国帝国主义一天不绝灭，则中国的军阀，一天不能打倒，我们的挽救计划一天不能实行。”1924年，由杨贤江、徐梅坤介绍，伯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那年，他仅23岁。

购买枪械 组织工人起义

伯父入党后不久，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，比较系统地学习了“唯物史观”“世界革命史”“俄国共产党史”等马列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，从而也更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。

1925年深秋，伯父奉组织之命回国。回沪后，他担任中共上海区委沪西组织委员，负责开展工会工作，发动工人运动。沪西纺织工业比较发达，仅半年左右，伯父组织发展了很多工人运动积极分子。在这期间，伯父结识了上海第一毛纺织厂女工王彩贞，不久由杨之华、何洗清介绍入党。1926年4月26日，伯父与王彩贞结婚，居住在闸北大通庵路昌善里。

糜文浩，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担任中共上海区委沪西组织委员，负责开展工会工作；还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，负责文件的起草、刻写、印刷和保管工作。1927年5月8日被英国巡捕逮捕，随之被引渡到枫林桥南面平江路的军法处和警备司令部。1927年5月11日下午5时，糜文浩被绑赴枫林桥刑场，惨遭杀害。



由于工作需要，党组织决定调他们夫妇到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，地址是北四川路川公路正德里4号。当时，这里住着王若飞、周恩来等领导同志。我的伯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，负责文件的起草、刻写、印刷和保管工作。伯母王彩贞则担任党的秘密交通员，负责给王若飞、瞿秋白、李立三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传递文件。

1927年2月下旬，中共江浙区委召开党员大会，会议决定上海举行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。中央同意了江浙区委的意见，并派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担任起义总指挥。伯父也参加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，组织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，经管枪械、弹药以及其他各种军需物资的筹集和供应。当时，伯父负责向国外洋行购买一部分手枪和弹药，组织工人打入商会等机构组织的“保卫团”，以取得武器，还负责把筹集到的武器通过“邮包”“人力车”及时运送到指定的地点。这个阶段，伯父与周恩来见面的机会很多。当时，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小伯

父，已参加了青年团，也和伯父一起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。有一次，他们兄弟俩到商务印书馆对面的工人纠察队去，在广场上遇到周恩来总指挥，伯父向周恩来介绍说：“这是我弟弟。”周恩来亲切地笑笑说：“嗨，你还有个弟弟。”

受尽酷刑 血洒枫林桥畔

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，工会组织壮大，会员人数猛增到80万人。这时，党组织决定伯父担任上海总工会机关报《平民日报》发行部主任。正当伯父他们为革命日夜工作时，不料，蒋介石却于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。当年创刊的《平民日报》被查封。党随即决定将《平民日报》改名为《青天白日报》，秘密出版。伯父挑起了秘密出版该报的重任。

1927年5月8日星期日，伯父从新闻路塔德里前往威海卫路崇德路343号的王家印刷所时，被早已埋伏在屋内的英国巡捕逮捕，随之被关押到静安寺巡捕房。伯母知道了伯父被捕的消息后，立即赶到静安寺巡捕房，伯父

双手双脚均戴着镣铐。伯父看到伯母，急呼：“贞妹！贞妹！”可是，伯母已被巡捕用枪托撵了出去。伯母强忍着痛苦和眼泪，恳请组织营救。

第二天，伯父被租界巡捕房引渡到枫林桥南面平江路的军法处和警备司令部，敌人对伯父进行严刑拷打，逼他供出党组织和领导人。可是，伯父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，但绝不出卖组织和同志。在狱中，伯父遇到一位无锡石塘湾的同乡，名叫冯梦阳。由于冯是非政治原因被抓进来的，有可能被释放。伯父便对他说：“看来，我很难生还，你如有机会出去，请转告我家人：我妻若生男，可取名‘枫林’；若生女，取名‘飘云’。”伯父给儿子取名“枫林”，是预计自己将在枫林桥就义，要儿子牢记这血海深仇，矢志革命；女名“飘云”，是希望女儿长大后，要像洁白的云朵那样洁身自好，视名利如浮云。

1927年5月11日下午5时，伯父被绑赴枫林桥刑场。临刑前，伯父面对刽子手的屠刀，面不改色，昂首挺胸。伯父被杀害时，年仅26岁。

1927年5月15日，党组织将《青天白日日报》从第70期起改名为《满江红》继续出版。《满江红》第一期的头版头条，刊登了悼念我伯父糜文浩的文章。伯父英勇就义后，伯母生下了糜枫林。令人悲哀的是，已经长大到10多岁的枫林竟然也被歹徒杀害。

1953年初，内务部向大爷爷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《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证》，无锡故乡建立了糜文浩纪念碑和纪念馆。同年，周总理还邀请大爷爷去北京做客，合影留念。

（摘自《上海滩》2016年第5期）

上海童话

陈姿羽



33.受到刁难

童画小心翼翼地退出办公室，找到凯蒙，打算告别，不料凯蒙硬要出来送她下楼。童画并没有显出很高兴的样子，凯蒙很纳闷，昨天她知道有工作机会的时候，在电话里显得那么兴奋，怎么今天到了公司，反而低落了。他问：“童画，你怎么了？”童画说：“没事啊，我只是觉得你们公司很严厉。”凯蒙笑了起来，说：“是不是你觉得我妈妈严厉啊，看来不只我一个人这么觉得。我从小到大，我妈都对我这么严格，我都不知道小孩撒娇是什么感觉呢。”童画看着他，说：“不过还是很感谢你啊，董事长说让我下周来上班。”

“太棒了！通过我妈妈那道关不容易啊！我就知道你行的，那下周见！”凯蒙开心地说。凯蒙把童画送到大楼门外，一直看着她的背影消失，才慢慢地回到办公室。

到了下周一，童画早早地来到公司上班。HR 安排童画坐到了办公室偏僻的一个角落里，一连几天过去，没有任何一个同事来和童画说话，也不安排工作给她，就这样把她晾着，也不和她谈劳动合同签订的事，说先见习半年再定。真奇怪，这情形分明是被冷落啊，童画心里纳闷，去找凯蒙，把情况告诉了他。问：“能不能给我一些介绍公司的资料和财务报表看看？让我了解一下公司的情况。”

听了后，凯蒙不明白地说：“是我推荐你来的，我妈为什么要冷落你呢？”童画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凯蒙说：“你先别急，我先去财务部拿点材料，你先熟悉起来，我再去问问我妈怎么回事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凯蒙抱来一大堆财务报表，叠在童画桌上，对童画说：“现在你有事做了，这么多报表，有得你看了。你一定要坚持下去，这里有我，你不要怕！”童画感激地看着凯蒙，点了点头。

又过了几天，在快要下班的时候，HR 主管 Irene 找到童画，说：“公司对新进员工要进行入职考试，现在就去会议室考试吧。”童画奇怪，不是已经来公司一个星期了吗？怎么现

在才考试？来不及多想，她来到会议室，桌上放了三叠试卷，HR 的人说：“我们今天要全面考查你的英语、财务和公司管理知识，有三份试卷，考试时间为6个小时。现在请把手机关闭后交给我代为保管。”童画集中精神，专注考试了6个小时，晚饭也没有吃过，走出会议室，饿得头晕眼花，连路都走不动了。

不料第二天，童画又接到通知：“童小姐，你今天搬到何董办公室外面的桌子去坐，她有什么事情会叫你做的。”董事长壶里卖的什么药？不是招我来当凯蒙的助理的吗？怎么突然又把我和她身边呢？来不及多想，童画赶紧收拾东西，搬了过去。

过去之后，董事长秘书 Julia 冷冷地对她说：“何董说的，这段时间你先跟着我打下手，过段时间再去做刘总的助理。我们何董要求很高的，你不要拖后腿！”Julia 指着打印机说：“这里没有 A4 纸了，你去仓库搬十箱 A4 纸来。”童画问：“要搬十箱那么多吗？”Julia 说：“是啊，怎么你嫌累吗？嫌累就不要来上班，在家歇着啊！”童画憋住没出声。

Julia 说：“今天电梯坏了，麻烦你从地下仓库搬到6楼的会议室外面。我们急等着纸用，给你半个小时搬上来。半小时后，何董回来要开会，开会前，我们要准备好打印的材料，如果耽误开会的话，你应该明白什么后果。另外，刘总和何董陪重要的客人出去看项目了，你不要打扰他。这是地下室的钥匙。”

童画接过钥匙，抬起头，笑着说，“好，我现在就去搬。”她看了看表，现在是下午一点半，她要在两点之前把纸都搬上来。她快步从楼梯跑下去，来到地下室，打开仓库的门，开门后，发现仓库非常大，A4 纸不在入口处，而在很深的过道里。过道很窄，童画侧身过去来到 A4 纸存放处，仰头一望，堆得好高啊，要从最高的地方一箱一箱搬下来才行。她需要一个扶梯爬上去。童画四处张望，找到一个木扶梯。她想把扶梯搬过去，但是试了试，扶梯太重，根本搬不动。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，她突然非常沮丧。没有别的办法了，童画只好把手伸进扶梯，用全身力气抬起梯子，缓慢地移动着。扶梯很重，上面的隔板边缘很尖利，童画的肩膀被磨得非常痛，走一步，疼一步，硬是把扶梯扛着挪到堆放 A4 纸的地方，肩膀火辣辣地疼，也顾不得细看，就爬上梯子搬纸箱。

9.树下魅影

“我们接手这个案子开始，就没听说她有助手，可以去问问。”女生说。

“那好，明天上午先找受害人父亲。帮我搞一张调查证明或身份证明。不然吃闭门羹、看冷面孔都说不定。况且，受害人父亲，他正受着失女之痛，心情肯定很糟，闭门羹和冷面孔都不稀奇。”

“没问题，身份证明，天一早就给你解决。”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好吧。你明天一早叫人送到我所里。我九点左右到，向合伙人，噢，老板请五天假。”

铃木在我家大门口停下，我和小赵告别。他还要骑车赶回家，真是辛苦。

我家住的房子楼里过道、楼梯的墙壁便成为免费发布小广告的场所，白纸黑字般的墙面，白天像一张张麻脸；黑夜仿佛魔鬼现身，在昏黄的过道灯光下，狰狞可怖。我甚至听到墙体为自己的丑陋而唉声叹息。

我经常晚回家，走在楼道里好像穿越千年鬼域。可我上楼脚步放得很轻，不是我胆子大，我也害怕。我是怕脚步声惊动墙上的妖魔鬼怪，惹得它们走出来纠缠我。怕扰鬼，偏偏狭路逢鬼。很不巧，今天楼里一层两层的感应灯坏了。借三层的灯光，我小心翼翼地上楼。起先还听到前面有“咚咚”的脚步声，可到了二层那声音消失了。我好生奇怪，突然窸窣声从拐角发出。难道鬼从墙上下来不成？我心里犯怵，却听得一阵哆哆嗦嗦的声音，我奇怪，并厉声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这会听出是六楼邻居玲珍阿姨：“哦，田老师儿子啊？我当你是鬼了。你走路怎么没声音？吓得我魂也没了。”

“我也当你是鬼。怎么有窸窣声？”

“我发抖。”发抖也有声音，还是第一次听到，唉，这条围巾，说是金丝织的，磨擦发热，结果只发声不发热。

原来是山寨货。我笑说：“冒牌的，就像玲珍阿姨你和我都是冒牌的鬼。”

想不到我接受的这个案子里竟有“冒牌货”。这一晚上喝下了五杯咖啡，在家母亲泡了两杯，吴敏那里喝下两杯，看录像时小赵又递上一杯。不知是五杯咖啡的作用，还是仅仅

红账本之谜

项纯丹



五天要破一个毫无线索的案子产生的压力？躺在床上辗转反侧。我干脆起来，打开吴敏给的那只沉甸甸的环保袋取出卷宗来读……合上卷宗，我闷得透不过气来，想到起身去把北窗开大点。北窗就是我房间的窗，朝北。我习惯于倚着北窗看外面，也许受了希区柯克电影《后窗》的影响。《后窗》里摄影记者杰夫摔伤了腿，在家养伤，靠从后窗观望左邻右舍的生活情景来打发时光，结果发现一起分尸凶杀案。我家的北窗，相当于后窗，能够望见后面一排楼里人家的生活情景。当然，我不做那种傻事——窥视邻里的隐私，而是观望自然景观，对窗外的世界作为斗室的延伸。

我推开窗首先光顾的就是我家楼前绿化带里一棵亭亭玉立的香樟树，此刻更显得婆娑绰约。怎么啦？那香樟树如盖的树冠下好像有人影。我以为自己疲劳得眼花缭乱，出现幻觉。眨眨眼，我再定睛一看，确实有人人影，而且那人影有点熟悉，但又想不起来哪儿见过，黎明前的黑暗中，路灯又离得远，人影模糊。难道冲我来的？有人盯我的梢？我一冲动，连睡衣也不换，套上跑鞋就冲下楼冲出大门，对着那人影厉声喊：“谁？”

一声“谁”像一只足球砸到树下的人，他晃动了一下身子，慌不择路地逃跑。我顺着道路跑，他在绿化带树丛中跑，我们几乎是并行的。只要追到他跑出绿化带，我就可一举将他抓住——

不料，在屋角拐弯的地方，我撞上了一个人。只听得“哇”的一声，我连忙刹住，但惯性冲力差点把他撞个四脚朝天。还好，那人胖墩墩的，像石墩，不容易摔倒，但见他捂住左眼。我想，一准把他撞得眼冒金星：“对不起，眼睛伤着吗？”“不碍事。你的骨头怎么这么硬？甩上我的左脸了。”

这时我隐隐觉得右手臂痛得发麻。那人个头只到我肩头，有五十开外，是个保安。我忙安抚他，回头再找我的目标，我要追的那人早已不见踪影了。我问保安：“你过来，看见一个奔跑的人影没有？他很可疑。”

“没有啊，那人奔跑，应该有脚步声，我怎么没听到脚步声啊？”